

艺思艺语

全国美展少有工业题材绘画作品

■李毅峰 著名画家

翻阅旧时的工作日志,发现了1988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去卢沉老师家的一段记录。

卢老师是我敬佩的人物画大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大胆地提出了中国水墨要向现代艺术借鉴,要多元化发展。这次在他家中谈画,主要是提及到了画家创作主题一定要重视个性化和自由地创作。

他举例说1964年创作《机车大夫》时,也正是面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如何表现工农兵生活的新课题之时。他说,国画表现工业题材有难度,要不失语言个性,还要把题材表现充分,体现出艺术创作在主题框架下的自由度。

我问他,那时反映国家建设的主题是画家创作的重要内容,而工业题材则无论在内容还是表现语言、形式上,都将是对传统中国画的一次革命,您是如何把握的。

他说,以这幅《机车大夫》论,在创作过程中,意识上要首先把自己转化为一名工人,再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抓捕工作中的细节,这样才能站在他们的角度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

多么朴实的画论!由这幅《机车大夫》的创作,不由得感慨当下中国画表现的工业题材问题。

我在脑海中迅速地寻找建国后关于工业题材的中国画作品,包括入选全国美展的作品,统计结果是,与其它题材的中国画相比,简直太少了。即使在本次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的600幅作品中,也只有28幅工业题材的作品。

岭南大家关山月,1956年第一个到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深入生活采集素材,创作了《武钢工地》。1958年和1960年,他又分别创作了《武钢工地之一》和《钢都》,而且他还带队组织中南美专师生一起深入工地写生。

1958年在北京的石景山钢铁厂,画家关松房创作了《石钢晨早》,陶一清创作了《石钢一号高炉》。1960年,惠孝同、古一舟、周元亮还合作了《石钢的早晨》。

这一时期,上海、南京诸多名家都有表现钢铁建设的作品。

上海有林凤眠的《轧钢》、陆抑非的《时间就是钢,钢就是力量》、汤义方的《遍地开花》、朱梅村的《抢修炉子快出钢》。南京有宋文治、亚明和吴俊发等合作的《为钢而战》、钱松喈的《铁城秋晨》和《铁山钢城》、亚明的《钢铁招拾集》等。

另外,其它相关工业题材的国画作品也不少:李硕卿的《移山填谷》、卢沉的《机车大夫》、张仁芝的《炉前》、赵华胜的《电缆工人攻尖端组画》、方增先的《石油工人》等等,还有反映国家工业实力的造船、与人民生活相关的纺织等题材的作品。

我们知道,传统中国画笔墨是以表现自然事物为主,人物和生活为辅,特别是文人画兴起后,山水和花鸟画一直成为中国画的主流。那么,画家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事物描绘,这里面既有中国文化中的自然观,又有中国画表现语言的独特性。

用书法的线条作为中国画的核心语言,保证“书画同源”的文化性前提是,书法用笔的自由度既定了描绘对象的自由度。也就是说,书法之线,不是几何之线。所以我们稍稍扫视一下中国画史,就不难发现,自然界的山川百卉是历代画家创作的主要对象,书法之线正是描绘它们最合适的选择。而以建筑为主体的界画,以及其他生活中带有痕迹的事物则极少涉及,这类题材的画在古代绘画史中没有什么地位,画家也多被称为画匠。

工业题材的绘画亦然。不管是什么工业题材,像机器设备、建筑等具有现代



■关山月 武钢工地 1958

工业特征的事物,都会成为画面的主体,而表现这些事物的形之线,必然也非书法之线。

这对于中国画家而言,或不屑于画,或无能于表现,总之,不如山水花鸟来得得心应手。(原文有删节)

书画界向

岭南书法急需研究推广

■黎向群 著名书法评论家

千禧年以前,人们普遍对岭南书法及书家处于陌生的状态。当问及岭南书家时,只认识陈献章、吴荣光、李文田、康有为、梁启超、叶恭绰寥寥几位。

翻阅民国以来出版的中国书法史等的文献资料,这些典籍史书中仅收录有白玉蟾、陈献章、吴荣光、李文田、康有为、梁启超数家。

沙孟海先生1930年写的《近三百年的书学》,于岭南书家就提到康有为,50年后,他写《中国书法史图录》分期概述,在整个中国书法史的概述中仍然只提到康有为一个岭南书家,他认为,康有为才是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真正有影响的岭南书家。另外,也只提到岭南两位印家:“南国钁家以东莞邓尔雅、鹤山易大厂最为老师。”

岭南偏于一隅,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气候、语言、饮食、习俗、交通、信息等原因,与中原、江左接触不多,以致文化传播与交流受到阻碍,加上书法文献资料和墨迹也都保存在地方,而传世的墨迹更不多见,中原、江左研究者很难目睹。相比之下,本土学者有浓厚的岭南人文情结,查阅资料、看墨迹相对容易。

民国时期生活在苏州的祝嘉先生,祖籍海南文昌,他所著的《书学史》一书,就收录了岭南书家23人,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岭南书家。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创办《岭南文库》丛书,为本土的书法史学专家提供了研究岭南书法及书家的平台,陆续出版有《岭南书法史》《岭南历代书法名家》《岭南篆刻》等专著,系统梳理了岭南各个时期的书法发展特点以及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书印家。近二十年,广东高校及研究机构也关注岭南书家的研究,逐步改变了这种尴尬局面,让人们开始认识和了解岭南书法,使之成为中国书法史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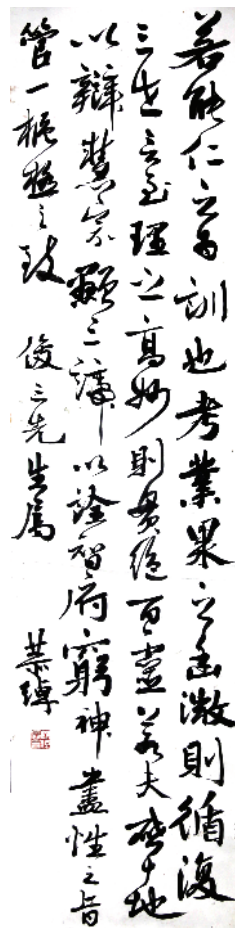
尽管拥有上述成果,还有许多岭南书家埋在乡野,仍须本土的学者、理论家不断深入发掘,研究推广岭南书法。

岭南学者虽然经过几十年在通史和个案等领域研究上,作了不懈努力,但在近三百年的书法历史长河中,书法文化积淀深厚,依然存在着许许多多遗珠。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他们搜集的文献资料渠道单一,主要来源于图书馆提供的地方志,墨迹图片也是由各地的博物馆提供,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墨迹散落在民间,仍须学者及理论工作者,深入到民间去,不断发掘岭南书家书

作,让他们重见天日,填补一个个空白。

在历史上像吴荣光这样既是书法大家,又是收藏家的数不胜数。但现在岭南书法的研究者并不一定是收藏家,他们的研究资料依赖于图书和博物馆,往往许多书家拥有的一手资料有限,这样对研究带来很大的局限性。因此,造成研究、收集与推介互相脱节。

我认为,第一,现在书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应该提倡研究推广的理念,研究机构、高校要与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美术馆、拍卖公司、收藏家结成联盟,共同推广岭南书法。第二,举办历代、断代的书法文献及作品展览,全面展示广东历代的书法,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岭南书法,推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推动岭南书法的发展。2003年,我有幸参与了广东政协、省文联等单位主办的“广东历代书法展览”,这次展览,倾政府之力,广东专家参与,整合了省港台以及各地博物馆、私人的藏品,还出版了《广东历代书法图录》《广东历代书法精品集》系列书籍,先后在广东美术馆、中国美术馆展出并召开学术研讨会,这次是广东目前最具规模的广东书法展览,在全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三,利用社会资源和民间社团,共同推进岭南书印学研究。



■叶恭绰 行书《节录高僧传》

观点

如何让博物馆“活起来”

在中国,博物馆和美术馆是泾渭分明,而在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展览和陈列中也是完全不同。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文物和艺术品之间的不同,因此,在博物馆和美术馆中对待藏品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重要的是态度。

反观国外的博物馆与美术馆,一般而论也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性。但是,国外的许多美术馆更接近于博物馆,所以,被称为“艺术博物馆”。当然,国外还有一类综合性的博物馆,是百科全书式的博物

馆,它们总是在试图打破这样一种界限,或者用各种方法来沟通文物与艺术品之间的关联,使文物和艺术品之间产生互动,从而呈现出新的学术状态以及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的多种多样。在这样一种展览的策划中,往往会以新的思路带来新的启迪,也会产生新的知识系统。如此在博物馆与美术馆之间的横向联系,则成为“活起来”的重要表现。

——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大学课堂开设人体课”的误读

讨论“大学课堂该不该开设人体写生课”这样的话题暴露出相当比例的普通民众对于艺术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较低水平这一无奈现实。不过,仅仅局限于批评公众对艺术的误读和偏狭没有太大意义,背后的文化动因才是真正值得思考和警惕的。空气中弥漫着道德批判武装下的无知与傲慢,特别是在经过网络迅速发酵和放大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需要严肃面对的社会问题。问题的核心当然不是该不该开设人体写生课,而是这则本不该成为新闻的新闻所引发的一系列反应背后(就形式和效果论,其实已经很难说是背后)荒诞的戾气。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体写生的批判显然是受到了当前文化艺术生态的连累。尤其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明星片酬、演员为搏出位的各式低俗伎俩、伪娘及小鲜肉审美的风行,以及所谓的身体书法、丑书等现象,对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导向问题,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反感,使得本来就缺乏足够艺术素养和审美判断的普通民众很容易把正常且严肃的人体写生课解读为不怀好意的老师假艺术之名带着一群学生明目张胆地败坏世风。

——邢千里 艺评人